

[苏] M. 斯克列亚宾 著
B. 彼沙列夫斯基

在绿色凉亭的 月影下

北京出版社

在绿色凉亭的阴影下

【苏】M. 斯克列亚宾 著
B. 彼沙列夫斯基

袁 生 李佑华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В ТЕНИ ЗЕЛЕННОЙ БЕСЕДКИ
М. СКРЯБИН
В. ПИСАРЕВСКИЙ
ЛЕНИНГРАД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0

在绿色凉亭的阴影下

〔苏〕 М.斯克列亚宾 著
В.彼沙列夫斯基

袁 生 李佑华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11,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0

书号: 10071·465 定价: 0.74元

目 录

第一章	“生活小节”	1
第二章	儿童轿车	17
第三章	投向大自然的怀抱	37
第四章	通往“神话王国”之路	47
第五章	林中草地	59
第六章	“男子汉，男子汉，男子汉……”	79
第七章	头头的末日	93
第八章	事件在发展	108
第九章	第一次射击	119
第十章	尤尔卡找到了一家商店	135
第十一章	恐怖之夜	154
第十二章	“红色追踪者”	167
第十三章	一只凉鞋	182
第十四章	宁图洛夫树林	203
第十五章	“嘿，开枪啊！”	219
第十六章	“躺着，不许动！”	228
第十七章	在监牢里	240
第十八章	是你喊的“开枪！”	252
第十九章	“起立，法官就席！”	267

第一章 “生活小节”

犯罪是指本法典分则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诸如：蓄意侵害苏维埃的社会制度或国家制度，侵害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侵害个人，侵害公民的政治、劳动、财产以及其他权利……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条）

只有鲍里斯才会这么没完没了地按电铃，特别是当他确信爷爷不在家的时候。瓦列里把代数教科书（到底是哪个老生想出了这种枯燥透顶的学科?!）推到一边，慢吞吞地从床上站起身，伸了个懒腰，随即去开门。

站在门外，一个手指头按着电钮不放的正是他那绿色凉亭里的好友鲍里斯·马尔科夫。虽然春天早已来临，他却还穿着冬天的大衣、毛皮靴，戴着他父亲的大皮帽子。圆脸蛋上笑容可掬，而且，通常老是睡意朦胧、毫无表情的眼睛，这次竟然神采奕奕，好象五分钟前他发现了物理上的新粒子，或者至少也是发现了科学界还不知道的行星。

“我有了个主意。”还没有跨过门坎，鲍里斯就脱口喊了出来。

单单这个声明就把瓦列里搞糊涂了。

他们之间自然而然形成了这么一种关系：凡出谋划策都注定是他的事，鲍里斯就只有称赞和执行的份儿。瓦列里疑惑地看了同伴一眼，甚至还尖起鼻子，闻了一闻空气里是否有酒精味儿。

“我一点儿也没有喝醉。”鲍里斯哈哈大笑，对自己造成的印象十分得意，“确实是有一个绝妙的主意。”

“你也得把外衣脱下来呀。”瓦列里眼看着鲍里斯穿着大衣就向屋里走，连忙提醒他。

“没那个工夫。至于脚嘛，我按电铃的时候站在台阶上就擦干净了。是在隔壁门口的地毯上擦的。”他解释清楚后，立刻发号施令，“去拿一张纸和笔来！”鲍里斯坐到写字台后的位子上，漫不经心地推开堆在台子上的练习本、教科书和绘图用具。

“小心点，别弄脏了图。瞧，画得怎么样？”瓦列里拿起一张绘图纸，一面欣赏，一面展开给同伴看。“我们的绘图老师明天准会大吃一惊，而且马上就会把我最近得的2分改成5分。”

“你再精明也想不到，”鲍里斯看也不看，一挥手说，“我现在给你画一张图，要让你自己大吃一惊。”

“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究竟出了什么事？”瓦列里从普通练习本上撕下一张带格的纸，递给他，同时又想，“简直可笑，鲍里斯会出主意。”

但他仍然颇有興味地从同伴的肩头上注意着出现在纸上的歪歪扭扭的线条。鲍里斯闷声不响地画着，他的额头上显

出了紧张的皱纹，连舌头尖儿也在使劲帮忙。他画完图，用铅笔标上数目字，然后用一只手将草图拿得离开远远的，一边自己欣赏，一边让瓦列里“弄清主意的实质”。

画出来的这张图，任何一个老师连2分都不会给，却一点也不使他脸红。

“行了。”鲍里斯眼看朋友摸不着头脑，更加得意洋洋地说，“你面前的图，我的大师，并不是简单的艺术品，而是某修理工厂的平面图。这数字1就象学校里的1分一样，对咱们这些哥们儿说来，意味着十足的麻烦。它代表传达室，里面经常有腰上带枪的警卫人员值班。2代表2分，对我们也不合适，那玩意儿我们在学校里已经受够了。它表示大铁门，从里面用大锁锁着。3字无所谓，那是工厂管理室，它与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的目标就是4字：那是报废的拖拉机 ДТ54。它们马上就要作为废铁处理了，就是明天，而且它们的位置好象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在远离传达室的边角落上。”

鲍里斯的讲解再加上他那清楚明了的手势，瓦列里面前的平面图简直变得栩栩如生，但这一切到底是什么用意，仍然是一个谜。

“最后一个数字是5，那是达到目标的途径。”鲍里斯继续解释说，“通常，所有的农业企业场地，篱墙上都有一块木板，只要随使用手一推，就可以把它挪开，露出一个大洞。我想，你一定明白，进出这个洞是用不着通行证的。妙吧？！”他象打了胜仗似的，看着仔细研究“图纸”的瓦列里。

“虽然我从你那非凡的说词里了解到一点情况，”瓦列里说，“但是这个修理厂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要那个拖拉机有什么用？而且还是报废了的！莫非你想叫我把拖拉机开走不成？这种事你是想得出来的，可惜我帮不了你的忙。我现在只会开汽车，至于拖拉机，老实说，还不知道从哪一头钻上去呢。”

“其实你什么也没有弄懂。”鲍里斯又哈哈大笑起来，“修理厂离符谢沃洛什卡车站不远……”他发现朋友脸上的失望神情，立刻慌了神，赶紧说，“这其实很近：先坐电车到库什列夫卡，从那儿再坐二十分钟的电气列车就到了。我不是要你去开拖拉机，而是要你去没收一点东西，把上面的磁铁发电机拆下来。”

“干什么？”瓦列里大为惊奇，“你要废拖拉机上的磁铁发电机有什么用？”

“谁跟你说我要啦？”鲍里斯用问题回答对方的问题，“你认识三号大院的别杜霍夫吗？”

“怎么样？”

“他这辆摩托车上的磁铁发电机出了毛病，哪儿也买不到。他情愿出十个卢布，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吧？”

“只有一点不明白，这跟报废的拖拉机有什么关系？”

“‘ДТ54’型拖拉机上的磁铁发电机和‘科夫洛维茨’牌摩托车上的磁铁发电机是一个型号。他的摩托车正好是‘科夫洛维茨’。如果我们弄到磁铁发电机，他就出十卢布。这一下你全明白了吧？咱们可以好好地吃一顿，爱吃什么就吃什么。”鲍里斯装腔作势地模仿着瓦列里平常的用语，那是瓦列

里在对方弄不懂自己的意思时爱说的一句话。

“这是真的吗？”瓦列里想象着，他似乎已经看见，他们俩如何闯进绿色凉亭，在同伴们的欢呼声中将一瓶瓶葡萄酒放到长凳上，同时从衣袋里掏出各种各样的食品。十卢布能买的东西难道还少吗？他还想到自己该带什么乐器。原先的一切重要事情，在鲍里斯来后现在都退居第二位了。他所深以为自豪的图（他还设想过，在课堂上垂下眼睛，做出不习惯听老师夸奖的样子），他还有一小点没有背会的代数以及他答应在爷爷回家前做的晚饭，均已不值一提。

“你的图符合实际吗？”

“丝毫不差，敢用我的名誉担保。”鲍里斯挺身而出，拍着胸脯说。

“那你的材料从哪儿来的呢？”瓦列里指着图问。

“这也是有关声誉的秘密。”鲍里斯本想卖关子，可是力不从心，要装也装不下去了，于是便坦率而热烈地讲了起来。“凭良心说，这不是我的主意，是别杜霍夫自己提出来的。他们正在这个厂实习，所以他才知道那儿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拖拉机，拿点儿什么毫不费事。图也是他画的，我只不过现炒现卖，根据记忆照搬一下罢了。”

“既然是小事一桩，那么容易，那他自己为什么不去做？”瓦列里怀疑地问，他对一切都喜欢追根究底，搞个清清楚楚明白，尤其爱运用严密的逻辑去推理思考，“难道说他的十卢布是多余的没处用吗？”

“我也问过他这话，”鲍里斯十分满意自己的先见之明，立刻应声回答，“他说他试过，可是厂子里的一个工长当场

碰见了，剋他一顿，说那不是他们从学校带去的，是工厂的……”

“可是你不是讲，拖拉机已经报废了吗？”瓦列里打断他。

“别杜霍夫说，那个工长特别精细，经验丰富，开口就说：‘不是你的东西，你就别动，哪怕让它乱扔着。’你知道吧，常有这样的人：自己不吃，也不给人。就象一条狗，守着拖拉机。所以别杜霍夫白天害怕没法弄，晚上长辈们又不放他离开家到外边去。好了，这个主意怎么样？”

“总得先看看地方吧。现在就去吗？”

“那还用说。何必耗时间呢？等我们走到，天也快黑了。我今天不能回去得太晚，我是到你这儿做作业来的。”

“而我呢，如果爷爷回，就是说是在你家做功课。”

鲍里斯点了点头。他们已经不是头一回。这是最方便的办法。如果白天需要从家里溜出去，最好是说上图书馆或者是学校里有社会活动。假如拖得太晚，那当然是开会，或者排练文艺节目了。反正目前行得通。

“钱也说妥了吗？”瓦列里一面在小贮藏室里找爷爷的扳手、改锥、平口钳等工具，一面问，“别弄得为他跑了半天，到要钱时还要跟他废话。”

“不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好吧，那么一切就绪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本来我今天晚上打算到黑市上去看看汽车配件的，说好带一个小副官同去。”

“这又是什么人？”

“有这么一个孩子。”瓦列里欲言又止。小副官是他的“新发现”，他自己还在对那男孩进行仔细的观察，因此不想过早地妄加评论。

“为什么吞吞吐吐的？”

确实，既然说了，那就应当和盘托出。

“你大概认识他，住在邻近的那幢楼里，叫尤尔卡·伊万尼科夫。老在凉亭里转悠，当然是想和我们来往罗。”瓦列里郑重其事地说明。

“是那个瘦瘦的，挺象小姑娘的孩子吗？”

“对，就是他。”

“嘿，这样的小家伙对你有什么用？”鲍里斯鄙薄地撇撇嘴问。

“别瞎说，”瓦列里坚持己见，不同意对方的观点，“首先，他快满十六岁了，年龄也不算太小，而最主要的是，这小家伙特别机灵，怎么样，我们带着他吧？”瓦列里小心翼翼地提出建议，一面把工具塞到一个旧背囊里，它曾多次陪伴他参加少先队夏令营的活动。

“可是他到那儿能派什么用场呢？我们就缺幼儿园的娃娃啦。”鲍里斯不高兴地嘟囔。

“的确是这样。可是我不能说话不算数。这样吧：如果我们碰见他，就招呼他一起走，碰不上拉倒。以后我对他说，找过他，按过门铃，没人开。行吗？”

“就这样好了。”鲍里斯勉强地表示同意。第三者染指卢布的可能性使他很不舒服。但他又不愿和瓦列里争吵。搞得不好瓦列里可能甩手不干，而单独一人又没法去。“我们走

吧。”

他们刚走出门，迎面正好碰见尤尔卡，他从商店满载而归，网兜里装满各种面包，长的，圆的，带圈的；一袋袋的鲜牛奶；还有不少大包小裹。

“你们要走很远吗？”他疑惑地膘了一眼鲍里斯拿的背囊，问瓦列里。

“我们打算先找你，然后去办一件小事，你怎么样？”瓦列里问。

“要很长时间吗？”

“出一趟城，估计十点前能回来。”

“哎呀，不行。我母亲在家呢。”尤尔卡闷闷不乐地拖着长腔说，“为了今天的2分已经够我呛了，明天还要考化学。你们请别见怪。”

“我们有什么，”鲍里斯插话说，“你不能去，就别去呗。”

“你们干什么去？又去买汽车配件吗？”尤尔卡感兴趣地问。

“算了，我们自己对付得了。”鲍里斯又代替瓦列里回答。

“我们明天再碰头吧，好吗？”瓦列里觉得鲍里斯要摆脱尤尔卡的企图太明显了，所以尽力将这种痕迹消除掉。今天尤尔卡的确是多余的人，但在买卖汽车配件上他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机敏灵巧、手疾眼快，以至瓦列里再不要别的助手了。“好吧，那么明天见。”他一挥手，便紧跟着鲍里斯向车站走去。

看来，鲍里斯还是很称职的。路途，如他所说，花的时间

间不多，工厂很快便找到了，而且图也相当准确。在最远的角落，有一段篱墙上的第五块板原来是挂在钉子上的，就象钟摆一样飘来荡去，钻这样的墙洞根本不用费事。

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在拖拉机上折腾了很久。由于螺栓都锈死了，不管他们怎么使劲，这些锈螺栓都不想把他们在想象中早已花光了的十卢布轻易奉送。直到他们转到第三辆拖拉机上，最后才用锤头和凿子而不是用扳手把螺栓这一关攻下来。不过，当周围一片漆黑，在每一下锤击声都可能引起警卫人员注意的情况下，要剥开螺栓，那种紧张、害怕、狼狈……就不消多说了。更糟的是，鲍里斯在忙乱中竟然一锤把自己的手指砸出了血。不，挣这十卢布绝对不象原先所想的那么简单。等瓦列里终于把磁铁发电机拆卸下来，放到背囊里时，两个人都直喘粗气，好象刚跑完了一场马拉松赛跑的距离。

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个结束。半小时后他们已经坐在空空的电气列车车厢里了。那儿除了一条长椅上有个睡熟了的人外，再也没有其它乘客。根据那扑鼻的烧酒气味，他们立即明白，酣睡的人是个醉汉。

“喂，叔叔，醒一醒，你到哪儿下车？”鲍里斯摇了一摇醉汉的肩膀。然而那人只是不清不楚地哼了两声，翻过身去，又睡着了。正当此际，偏巧从他的裤子口袋里露出了钱包的一角。两个小伙子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都集中到了它的上面。从同伴那忽然变得沉重、急促而又若断若续的呼吸声中，瓦列里知道，他俩现在想的是同一件事。

“喂，要是给我们的十卢布添上一百呢？怎么样？”鲍里

斯首先忍不住说了出来。“八成，刚领完工资，身上的油水大概不少。”

列车减慢了速度，开始进站。“乘客一上来，我们的钱也就完蛋啦。”瓦列里不禁惋惜地想，这时鲍里斯却坐到了靠着醉汉的位置上，用背挡住从裤袋里支棱出来的钱包。

“注意，关门啦。”扬声器里传来司机的声音。谁也没有上他们这节车厢来。列车轻轻地动了一下。

“到通廊上去看看，有人没有。”鲍里斯悄悄说，他的声音变得又干又哑。

瓦列里走出去，随即摇了摇头：周围十分宁静。他站在车厢门口，看见鲍里斯如何轻巧地将钱包抽出来，放进自己的口袋，随后顺便捋了一下醉汉左手的袖子，接着又赶紧放了回去。就是说，手腕上没有带表。

“库什列夫卡站”扬声器里又响起了客气的招呼。两人一下车，便火烧眉毛般迫不及待地在站台上的路灯下去翻检钱包：在乱七八糟的废电车票之间，仅有两个十戈比的硬币叮当响了一下。

“瞧这个坏蛋，把工资全喝光啦！”鲍里斯气得骂了出来，随即大大地一挥胳膊，把钱包扔到了铁道上。

虽说是大失所望，他还是先把那两个硬币掏了出来，这时递给瓦列里一个，无可奈何地取笑说：

“拿着你该得的一份儿吧。”

“没关系，有十卢布等着我们呢。”瓦列里安慰着伙伴，其实他自己心里也为那“没有到手”的一百卢布懊恼不已。

分手以前，他们约好明天在凉亭会面，以便找别杜霍夫

要钱，然后就各自回家。

瓦列里的爷爷开完居委会刚回来不久，正在厨房里炸土豆片。

“对不起，爷爷，我耽搁了一会儿。是这么回事，有个同学找我检查一下摩托车上的磁铁发电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你不看看吗？”

这是要找爷爷——这个老钳工帮忙时最有效的办法，瓦列里运用这种方法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那有什么，可以。不过土豆可就得你管啦。”

“好嘞。”

瓦列里赶紧洗了洗，换上在家穿的衣服，系上胶布围裙，然后站到吱吱发响的煎锅面前。而爷爷则把那副忠心耿耿、为他服务了三十年的金丝眼镜架到鼻子上，开始检查磁铁发电机。

“哎呀，你那个朋友，怎么啦？他用摩托车耕地去了还是怎么的？脏成这样？”爷爷问。

“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爷爷，最主要的是，明天他们有什么比赛，没有磁铁发电机可吹啦。”

“好吧，吃过晚饭我再好好修一修。你的功课做得怎么样了？”

“全都弄完了，爷爷。”做孙子的谎话连篇，毫无愧色，
“你看看这图。”

“不错，的确画得不坏。”爷爷仔细看着孙儿的图，自言自语地说。他甚至拿起尺子，比了比引起他怀疑的尺寸，心中盘算了一阵，赞许地点了点头，“我早就说过，只要你乐

意，门门功课都能得五分。可惜你很少自觉。该是用功的时候啦。”

早晨，瓦列里收拾书包，准备上学去。他看见，放在写字台上的磁铁发电机，已经收拾得焕然一新，完全认不出来了。显然，爷爷折腾了整整一夜。不，不管同伴们怎么说，怎么嘲笑他和爷爷之间的友谊，老头确实是非常可亲的好人。

放学后，鲍里斯把别杜霍夫叫到凉亭来，他根本不信，磁铁发电机是从报废了的拖拉机上卸下来的。

“你们把谎话撒得再大些，我就会相信了。好象我不知道我们那些拖拉机似的。”

“的确是工厂里的。”瓦列里保证说。

“是昨天晚上卸的吗？”别杜霍夫讥讽地冷笑着问。

“是昨天。”

“那什么时候把它修好的呢？未必是夜里干的？”

“是夜里，”瓦列里肯定地回答，“只不过不是我，而是我爷爷。”

瓦列里忍不住火冒三丈，本来，在去搞这个破磁铁发电机之前，他就把一切都预见到了，什么都向鲍里斯问清楚了。

“为你这么来回奔波，现在又怀疑从哪儿拿的了！应当说话算数，该咋办就咋办。”

“我为什么要查问，”别杜霍夫解释说，“假如是从附近什么人家偷来的，我何必自找麻烦呢。失主会根据号码找到线索……那个时候钱物两空，我难道以后还能从你们这里得到

补偿吗？”他绕着弯子进行试探，企图让对方上当。

“当然得不到，这是肯定的。”瓦列里怒气冲冲地说，“既然不相信，那就算了，我们另找买主。再见吧。”

一直没有插话的鲍里斯这时也慌了神。首先，自己办了件蠢事，在瓦列里面前，出乖露丑不好看，更主要的是，什么时候拿到钱可就遥遥无期了。

“别胡扯了，别杜霍夫。”响起了他的男低音，“明天你去看看拖拉机，墙洞左边的第三辆。从头两辆上都没有拆下来。”

别杜霍夫伸手到衣袋里拿出三个卢布，递给鲍里斯说：

“先拿着定钱，明天我去检查一下，如果是真的，再给你其余部分。”

他认为交易已经成功，便拿起磁铁发电机来翻看，但瓦列里拦住了他说：

“这样不行。”

“那么我们就推到明天再说。”

“好吧，我同意。不过明天可得加倍付款。”

“怎么，二十卢布？”别杜霍夫惊讶地问。“鲍里斯，你证实一下，我们讲好了的是十卢布。”

“对，是这样，”瓦列里毫不让步，“可是，没有讲好对我们不信任吧？没有！我们没有答应修理和清除污垢吧？没有！而钱可是约好了的，当场两清。是不是这样？”他滑稽地模仿着鲍里斯的样子问。

“是这样。”别杜霍夫表示同意。

“那么，既然你不能遵守约定，我就要提出新的条件：或者你立刻交十卢布，拿走东西，或者等到明天——付二十